

列傳

1004
109
121

范鎮

從子百祿
從孫祖禹

劉摯

蘇軾

子過

蘇頌

蘇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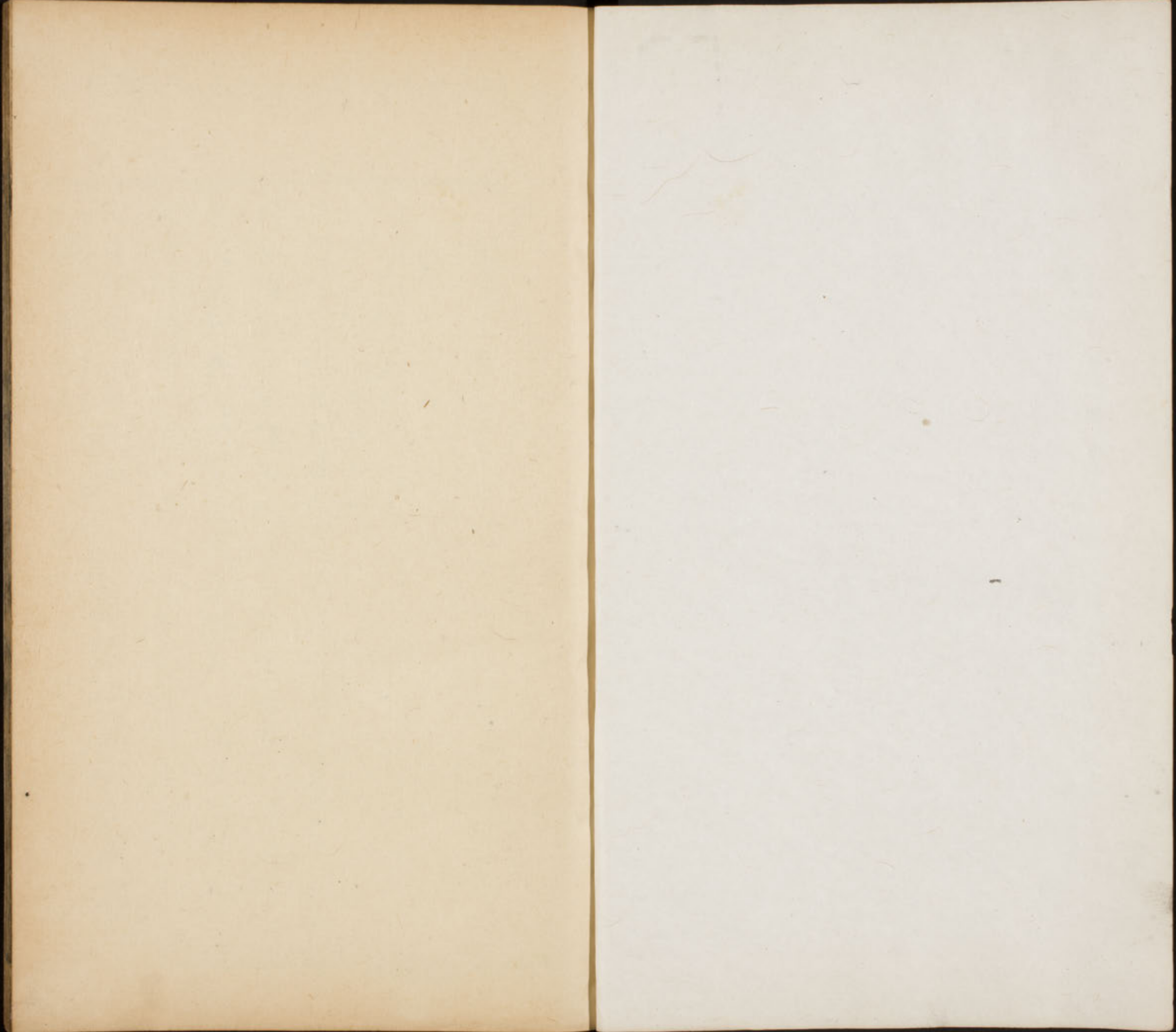
族孫元老

呂大防

元大忠弟大均

明監本宋史

卷八十五



九十六

宋史三百三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不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

范鎮

從子百禄
從孫祖禹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
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
年人不知其為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
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
文自謂弗及與為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
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



陳率得實上列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
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
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
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薦爲東監直講
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爲失韻補校
勘人爲忿鬱而鎮處之晏如經四年當遷宰相龐籍
言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授直秘閣判吏部南
宮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
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

十七爲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

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
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
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
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使至虛聲示疆大臣益募
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
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
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
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商人輸
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權貨不即予鈔文而鬻之士才
得其六或建議出內帑錢稍增價與市歲可得羨息

五十萬鎮謂外府內帑均爲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
而內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體仁宗遽止之葬溫成
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爲監
護使後爲園陵使鎮曰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
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異同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壙
下物侈麗吳充鞠真卿爭論禮並補外皆上章留之
石全贊護葬轉觀察使他吏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
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贊等
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
官者又五六月時有敕凡內降非準律令者並許執

奏曾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鎮乞正中書樞密之罪
以示天下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至汚人以
唯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
民利疚則闕略不言陳執中爲相鎮論其無學術非
宰相器及嬖妾等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
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行充斥執中當任
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
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躋之文彥
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
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

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問見是不推之以
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為兩得矣議
戒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宗室疎屬
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願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
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
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
有繼嗣嘉祐初恭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
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拜
疏曰道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以宗廟社
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

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
為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
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
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接近屬之尤
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
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如是何
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
以為不可豈得中輟乎童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柰
何効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
急兵鎮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

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踈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

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鎔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脩起居注逐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感動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遂其屬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

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太宗之統也今陛下既以仁宗
為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
考若寢廟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曰方今檢詳何遽
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卽以聞乃其職也柰
何更以為罪乎會草制誤遷宰相官改侍讀學士明
年還翰林出知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
監司繩之急卽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
宗卽位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故事
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糾擿違滯皆著所授救後
乃刊去鎮始請復之使知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為青

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
農未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
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
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
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
惠卿在邇英言今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
敝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弁去之豈應援以為比韓琦
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
令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
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

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
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
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即
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
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
避持服遂不認毋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
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
頌諫院為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
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
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倚樵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

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
能逃聖鑒乎言青苗有見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
錢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
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
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
為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
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
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
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
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

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為榮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政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為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有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具以

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為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改提舉崇福宮祖禹謁告歸省詔賜以龍茶存勞甚渥復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鎮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司馬光謂不然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詔胡瑗等考正神宗時詔鎮與劉几定之鎮曰定樂當先正律神宗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

訪求真叅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
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鎮曰此劉几樂也臣
何與焉至是乃請大府銅爲之逾年而成比李照樂
下一律有竒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召執政同閱
視賜詔嘉獎下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
觀焉鎮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年八十一贈金紫
光祿大夫謚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
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鎮
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云熙寧姦朋淫縱險詖儉
猾賴神宗洞察于中其辭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

軾曰軾不辭書懼非王公福乃易他銘鎮清白坦夷
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
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
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終葬者
輒為主之兄鉉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
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
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
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子昉卒于京師鎮娶其
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
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

騎晚使遼人相目曰此長瀟公也兄子百祿亦使遼
遼人首問鎮安否

百祿字子功鎮元錯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
科時治平水災大臣方議濮禮百祿對策曰簡宗廟
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哀尊共皇河南潁川大水
孝安尊德皇京師郡國二十九大水蓋太宗隆小宗
殺宗廟重祫祀輕今宜殺而隆宜輕而重是悖先王
之禮禮一悖則人心失而天意怒變異所由起也對
入三等熙寧中鄧綰舉為御史辭不就提點江東利
梓路刑獄加直集賢院利州武守周永懿以賄敗百

祿請復至道故事用文吏領兵以轄邊界從之熊本
治瀘蠻事夷酋乃弒請降裨將賈昌言欲殺以為功
百祿論之不聽從謂本曰殺降不祥活千人者封子
孫柰何容驕將橫境內乎本嬰怒即檄止之七年召
知諫院屬歲旱請講求急務收還法令之未便者以
救將死之民論手實法曰告誡手實許令告匿戶令
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實
告而明許告許人將為仇然則禮義廉耻之風衰矣
五路置三十七將專督所部兵至許辟置布衣參軍
謀百祿察其中或以恩澤市或以賂敗收或末歷邊

方或起於群盜疏列其亡狀有十四人諸仍舊制將
佐顓教閱餘付之州縣事多施行與徐禧治李士寧
獄奏士寧焚惑童婦致不執坐罪死不赦禧右士寧
以為無罪執政主禧貶百祿監宿州酒元豐末入為
司門吏部郎中起居郎哲宗立遷中書舍人司馬光
復差役法患吏受賂欲加流配百祿固爭曰民今日
執事受謝於人明日罷役則以財賂久苟繩以重典
黥面赭衣必將充塞道路光悟曰微君言吾不悉也
遂已元祐元年為刑部侍郎諸部以故鬪殺情可矜
者請讞法官曰宜貸光曰殺人不死法廢矣百祿曰

謂之殺人則可若制刑以為無足疑原情以為無足
憫則不可今槩之死則二殺之科自是遂無足疑憫
者矣時又詔天下獄不當讞而輒讞者抵罪有司重
於請至枉情以求合法百祿曰熙寧之法非可疑可
憫而讞者免駁勘元豐則刊之近則有奏劾之詔故
官吏畏避不憚論殺因條五年死貸之數以聞門下
省猶駁正當貸者又例在有司者還中書百祿又爭
之後悉從其請改吏部侍郎議者欲汰胥吏呂大防
趣廢其半百祿曰不可廢半則失職者衆不若以漸
消之自今闕吏勿補不數歲減斯過半矣不聽都水

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大防意向之命百祿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即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併上之大防猶謂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塘灤既壞界河淤淺河且北注矣百祿言塘灤有限寇之名無禦寇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始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先帝明詔具在柰何妄動搖之乃止俄無侍讀進翰林學士為帝言分別邪正之目凡導人主以其事者為公正其事者為姦邪以類相反凡二十餘條願槩斯事以觀其情則邪正分矣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勤於民事

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囹圄聞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經數月復為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為言百祿曰此三代之禮柰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為一祭哉爭久不決質於帝前宰相曰百祿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並事天地為恭於是合祭熙河范育言阿里骨酷暴且病温溪心八族皆思內附可以計納百祿曰中國以信撫四夷阿里骨未有過溪心虛實未可知

無釁而動非策也又請進築納迷等三城百祿曰是皆良田爲必爭之地我旣城之若賊騎時出我何以耕後雖欲棄之爲費已甚亦不能矣帝皆從之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百祿以同省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薨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子祖述監潁州酒稅攝獄掾閱具獄活兩死囚州人以其神知鞏縣鑿南山導水入洛縣無水患文彥博稱其能以父墮黨籍監中岳廟久之通判涇州知台州奏罷黃甘葛葦之貢主管西京御史臺靖康多難避地至汝州汝守趙子櫟邀與共守於是旁郡盡

陷汝獨全累官朝議大夫卒從弟祖禹

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旣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已子祖禹自以旣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旣至京師所與交游皆一時間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祕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論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素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

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
言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為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
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
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
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為三年之喪國朝自祖
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官中實行三年服君服
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
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既以日為之
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
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為之慘服三日然

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
即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
也朔望群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
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
之所不安也哲宗立擢右正言呂公著執政祖禹以
婿嫌辭改祠部員外郎又辭除著作佐郎修神宗實
錄檢討遷著作郎兼侍講神宗既祥祖禹上疏宣仁
后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
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觀
儉則儉觀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

奉宸庫取珠戶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正於未然崇儉敦朴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故事服除當開樂置宴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

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遷起居郎又召試中書舍人皆不拜呂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古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道守上心曉然存之於中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蔡確既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黨間有偏見異論者若一切以為黨確去之懼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蔡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上如使守成都其還當使執政不宜

崇長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為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為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公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緡緡錢二十萬振救諫官謂訴災者為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閉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兼國史院修撰為禮部侍郎論擇監司守令曰祖宗分天下為十八路置轉運使提點刑獄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歸於州州

之權歸於監司監司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建置之道最為各宜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其可不擇乎祖宗嘗有考課之法亦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以稽其要今宜委吏部尚書取當為州者條別功狀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察之苟其人可任則以次表用之至官則令監司考其課績終歲之後可以較優劣而施黜陟焉如此則得人必多監司郡守得人縣令不才非所患也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

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曰臣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爲戒太皇太后保護上無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用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以叔百祿在中書改侍講學士百祿去復爲之范氏自鎮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論莫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懼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言政乃

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旣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慝

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彙祖禹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

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為陛下立太平之基願守之以靜恭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為私故不便於公專為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為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忽有旨召內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者乃先內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即賜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動舊日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

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群小已
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
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允種諤興造西事
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以謂朝廷不
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
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
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
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
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
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

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

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
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救
募九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
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
之微利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
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召內臣十人而憲
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
用願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
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上且欲大用而內外

稷之者甚衆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
修實錄詆誣又摭其諫禁中崔乳媪事連貶武安軍
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賓化而卒
年五十八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別
白是非不少借隱在邇英守一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
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
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文必正衣
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哲講其說開列古義參
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
軾經為講官第一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

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
之目為唐鑑公云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子冲
紹興中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儒林有傳

論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
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君高景仁不敢有所軒輊光
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豈然如山確乎其不可
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則皆然未易以功名優
劣論也百祿受學於鎮故其議論操修粹然一出於
正祖禹長於勸講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開陳
治道區別邪正辨釋萬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

誼陸贄不是過云

列傳卷九十六

列傳卷九十七

宋史三百三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左丞相兼夜學領經筵事都總裁朕晚筆

勅修

蘇軾子過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大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

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宣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後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棧自涓入河經砥柱之險衙

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為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人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日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

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陰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

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疆而復之則難為力慶曆固嘗立學矣至于今田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官室歛民則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

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
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
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辨
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
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
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
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
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
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讀
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

搆此豈真能然哉蓋守人之性安於故而樂於誕耳
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孰議意
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
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
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
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
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
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
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
帝浙燈且令捐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悅此不過

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
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
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
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
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
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矢之
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
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
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
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

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
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
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決新奇吏胥惶
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
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
人言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
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
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為欲消讒慝而召和氣
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
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

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
難汙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浚而清之
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皮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
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
庸輕剝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踈不敢便行抑退追
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官
吏苟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帑而奪農
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
不知朝廷何苦而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
徒聞江淞之間數郡無役而欲措之天下軍丁女戶

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
加恤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柰何復欲
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
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
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
世之後暴君汗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
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
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
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
為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

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
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
立霍光順民所歆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
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
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為其主畜牧以一
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
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
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為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
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
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木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

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
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
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
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
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
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
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
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
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
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

澤在入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歎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履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

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代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温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

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入且畏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俄知徐州河決曾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漫滅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莊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致命卒其後行

春鍾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兩日
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或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
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設城為
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
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
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據其表語並媒孽所為詩以為
訕謗遽赴臺獄欲實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
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
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二年神宗數有意復
軾為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

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
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
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外閩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
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養之朝
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
戒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止欲幸此今西方用
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
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
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
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

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
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曰
今之君子爭城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
不言三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
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為門下侍郎惇知
樞密院一人不相合惇每以譴侮困光光苦之軾謂
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
於蜀先主法正口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
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
慢况君實乎惇以為然光頓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

起於憂患不欲驟復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個
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
且長確曰希因當先公耶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
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
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
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
為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為民
病司馬光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
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
害培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

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皇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

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軾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寔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

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披巡鋪內侍每推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為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為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

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救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出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餽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

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為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為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埭以為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

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為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為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

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
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
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
中與漁浦諸山大牙相錯洄狀激射歲敗公私船不
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
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
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
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于
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為便奏聞有惡軾者
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滯為太湖太

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溽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
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
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
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
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金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
果用人皆以為恨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
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為吏部尚
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
兄同備後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
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

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
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
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
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
郟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
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
李直方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
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迺
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
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已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爲

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爲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
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
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
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
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
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幾歲
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爲鹵
簿使道可加馬入太廟有赭繳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
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
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

蕭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
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
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
學士爲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
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
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
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事將
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
通塞至治之福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
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

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
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况踈遠小臣欲求
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
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
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
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
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
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
惟愛人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
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

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
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
隸遠惡繕脩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
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其
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
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
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
謂老將耻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
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
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爲

隣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
歲久法弛又爲保甲所撓軾去免保甲及兩稅折變
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
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
寧遂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帶芥
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
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
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僦人運甓畚土以助之
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
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

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旣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

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了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志中規謹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其文貴左右讀之終日亡心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諡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加馬部員外郎迨承務郎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請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

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
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
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
山遂家穎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
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源府稅改知穎昌府郟
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
其思子臺賦颯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
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
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篇籍節及筆邊箭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

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雖富柱立諸賢以問其師
師恠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頤頊當
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
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
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
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
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
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
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
兩宰相矣神宗亦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

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蘇軾第九十七

列傳卷第九十八

宋史三百三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尚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院院等奉

勅修

蘇軾族孫元老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為切至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晝

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踈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

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冊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洵被命修禮書兄軾簽書鳳翔判官轍乞養親京師

三年軾還轍爲大名推官逾年丁父憂服除神宗立
已二年轍上書言事召對迺和殿時王安石以執政
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
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
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
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
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
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
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
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

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
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
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脩公誠能有意於
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
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
王廣兼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
青苗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
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
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
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

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
之止之以爲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授
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又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方平
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
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祕書省
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
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
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呂惠卿始誦事王安
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勢鈞力敵則傾陷安石甚
於仇讎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宮觀以避貶竄

轍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光以王安石雇
役之害欲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雇役轍言自罷
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關涉衆事根
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
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
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
司審議差役趨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
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又以安石私設詩書
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別爲新格轍言進士來
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詩賦雖小技比次聲

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來
年皆未可施行乞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
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
義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
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光皆不能從初
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
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賀登位使還未
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地意大
臣議棄守未決輟言曰頃者西人雖至疆場之事初
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

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
得勢窮始來請命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
馬屯聚境上訴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
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况
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聰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
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
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
無使西人別致猖狂於是朝廷許還五砦夏人遂服
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輟爲公著言
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舊而脩其未至

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爲責也重是謂智勇
勢力過先帝也公著悟竟未能用進戶部侍郎轍因
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
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
常足轉運司旣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
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
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
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
歛散及時縱合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
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

司轉運司旣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
矣兩司旣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
無益於筭也尋又言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
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宜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具三
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曹案
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脩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
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
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
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爲他司所擅深可惜也
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

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
以爲聰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苦不專任口腹而使手
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
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
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群臣每因一事不舉輒入
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
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
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終亦無
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
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其監

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
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鄆之諸埽
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
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歛
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
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
矣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
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
實非利昔冑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爲
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

聞河北道近歲為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
行之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為物稍經歲月必
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或不顧利害至
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
部都作院為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
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
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
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
有料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
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

而遂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
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
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不舉北
河事及諸路都作院河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
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
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
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
工部則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制出于二而後
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哲宗從之惟都水仍舊朝廷
以吏部元豐所定吏額比舊額數倍命轍量事裁減

吏有白中孚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曰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為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為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宰

執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呂大防命諸司吏任永壽與省吏數人典之遂背轍議以立額日裁損吏負復以好惡改易諸局次永壽復以臧刺配大防略依轍議行之代軾為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伏苓賦恨不得見全集使還為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

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
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
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
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踈君子
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
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
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
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
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坳牧無是理也
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

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
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
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
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
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
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
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
於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
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
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

自聖心勿爲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曰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脩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

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城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觀事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開豐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豈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

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次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顧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租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其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

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况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後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依同豈不休哉大臣取過莫肯改六年拜尚書右

承進門下侍郎初夏人來加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
界朝廷許約地界已定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
夏人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箚手數千人朝廷忍之不
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辭不復
入謝再犯涇原四年來賀正成節且議地界朝廷先
以歲賜予之地界又未決夏人乃於疆事多方侵求
熙河將佐范育種誼等遂北背約侵箠具孤勝如二堡
夏人即平湯之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及擅招其
部人千餘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乞罷育誼別
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以爲然大臣竟去育誼不

從轍又面奏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
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君於事不知則已知而
不能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
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所謂不以漸制之及其
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
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
騎壓通遠軍境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
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
下大臣會議轍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耶呂大
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用兵先論理之

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當用朝廷須與夏人議地界
欲用慶曆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爲直此理最
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
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旣而許於非所賜城砦依
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要
約纔定朝廷又要兩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
見從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許凡此所謂
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
夏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
砦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不用兵雖美

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轍奏曰夏兵十萬
歷熙河境上不於他處專於所爭處殺人擄崖巉此
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輒敢
生事不守誠信臣欲詰責帥臣耳後屢因邊兵深入
夏地宣仁后遂從轍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
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且言姚覲亦言之三省復
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
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柰闕官何轍曰
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
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

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
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
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
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
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卽爲
邪說鞫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
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
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
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息止袒免減朝
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

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惰惰之兵置寄祿之
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
策以制西夏收五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
帝之睿等有和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
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
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
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酤均輸之
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
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
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柔廢均輸之政

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群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拜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責知袁州未

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鎮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六人罷祠居許州再復大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穎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轍性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不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迫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樂城文集並行於世三子遵造

遷族孫元老

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屬文軾謫居海上數以書往來軾喜其為學有功轍亦愛獎之貴庭聖見而竒之曰此蘇氏之秀也舉進士調廣都簿歷漢州教授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相喜開邊西南帥臣多啖誘近界諸族使納土分置郡縣以為功致茂州蠻叛帥司遠下令招降元老嘆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乃繕書成都帥周燾曰此蠻跳梁山谷間伺間竊發彼之所長我之所短惟施恩兩州兵可與為敵若檄數千人使倍道往赴賢於

官軍十萬也其次以為變陝兵大集先以變兵誘其前陝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免焉則威懷之道得今不討賊既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矣燾得書即召與計事元老又策我有兩道正道自濕山趨長平絕嶺而上其路險以高間道自青崖關趨下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徑當使正兵陣濕山而陰出竒兵擣下溪與石泉并力合攻賊腹背受敵擒之必矣燾皆不能用竟得罪後帥至如元老策蠻勢蹙乃降除國子博士歷秘書正字將作少監比部考功員外郎尋除成都路轉運副使為軍器監司農衛

尉太常少卿元老外和內勁不妄與人交梁師成方
用事自言為軾外子因緣欲見之三求其文拒不荅
言者遂論元老蘇軾從孫且為元社邪說其學術議
論頗倣軾轍不宜在中朝罷為提點明道宮元老歎
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吾今以家世坐累榮矣未
幾卒年四十七有詩文行于時

論曰蘇轍論事精確修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
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扼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
王廣惠傳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慾素不以得安
石之教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宜若不及然至論軾

英道之氣閑肆之文轍庶可謂難矣元祐秉政
力斥章蔡不主調亭及議以回河雀役與文彥博曰焉
光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
於轍見之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
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齒爵皆優於兄意
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卷第九十九

宋史三百四十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蘇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總理事都總裁

勅修

呂大防

兄大忠弟大鈞大臨

劉擊

蘇頌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及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黃比

部郎中通葬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

翊主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

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理大防用考工

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為渠民賴之號

嘉靖丁巳年 監生未膠刊

曰呂公泉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故時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獲利三倍民雖病不敢訴大防始均出納以平其直事轉聞詔立法禁命一路悉輸租于官槩給之青城外控汶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邏密爲之防禁山之樵采以嚴障蔽韓絳鎮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卽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關內出大防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

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上不納張昇年幾八十聰明已耗衰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爲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亦何必過爲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是歲京師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

平會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爲皇子館於宮中憑几之命緒言在耳皇天后土實知所託設使先帝萬壽陛下猶爲皇子則安懿之稱伯於理不疑豈可生以爲子沒而背之哉夫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元年知泗州爲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絳宣撫陝西命爲判官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大防昉欲城河外荒堆砦衆

謂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從所斬以徇會環慶兵亂絳坐黜大防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

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華嶽推自山屬渭河被害者

衆大防奏疏援經實史以驗時事其略曰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先王所以興也我生不有命在天後王所

以壞也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願仰承天威俯酌時

變爲社稷至計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

興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陳三說九宜曰治本曰緩

末曰約言養民教士重穀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

緩末之宜一也廣受言之略寬侵官之罰恕誹謗之

罪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四也累數千言時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寬民及兵罷民力比他路爲饒供億軍須亦無乏絕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摧開封府有僧誑民取財因訟至廷下驗治得情命抱具獄即其所杖之他挾姦者皆遁去館伴契丹使其使黠語頗及朝廷大防密擿其隱事誥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選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媢詞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

棄之則弱國守之又有後悔爲當柰何大防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疑者蓋料我急於議和耳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測情僞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西方息兵青唐羗以爲中國怯使大將鬼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

三年呂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札密訪至
于四五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修
神宗實錄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
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坐右又據
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
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邇英閣
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
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
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
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二

代以後皆今朝自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
家法最善也請學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
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
又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
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
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采蕭宮人或與廷臣相
見唐人習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
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
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
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

在官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衙後殿豈乏
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
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籍
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
前代多濫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
最輕陛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漢祚已
納諫不好改過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木此皆
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
行家法足以爲天下法惟其然之大防亦厚養直不
黨朋與范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拱

揆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是
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
公未可即去少須臾有言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朋
爲山陳伊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穎
昌府尋改永興軍使使其鄉社人辭哲宗勞慰甚厚
曰卿言歸故鄉行即召矣未幾發左正言上官均論其
案竊殺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丞相繼攻之
奪學士知隨州賤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
以哲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兄太魯自
慙大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

獨合處變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責三
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絕之愈
力紹聖四年遂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慶州
信譽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後歸言
氏尚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詩之大防
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
市不左市物日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肅然神
宗嘗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瞻同居相切磋論道考
禮冠昏喪祭之平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三氏嘗爲
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惠

難相卹有善則言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
而行罰不悛者絕之徽宗即位復其官高宗紹興初
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諡曰正忠

大忠字進伯華陰尉晉城令韓絳宣撫陝西
以大忠提舉水興路義勇使赴善果論許樞密院吏
兵房字字今條義勇制害大忠言善果提舉國用日
屈漢之屯田居之府兵善法也弓箭于近於也司義
勇近於府兵釋用一焉兵屯可省去焉善果定國軍
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請道于樞密對得大忠
與范育被命俱辭行大忠陳五不可以爲樞密對大忠

請是使後將有以爲表矣嗚呼此其憂國之制
探囊之術大忠隱德矣自且入者中其井亦受不使
有所牽關民享事遂要于今倉皇而去得百餘萬解
馬消以進士舉首今事有自其後元大忠謂曰狀元
云者及第夫陰官之術也既無用修其身已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
治民之要消身以爲行助焉輔良民最持州學大忠
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危坐曰聖人言行在焉吾
不敢不肅嘗觀言且不咸守之必戰士不過十萬吾
三路之衆足以當之矣彼屢犯王略一不與校臣竊

羞之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付以秦渭
之事奏言關陝民力未裕士氣沮喪非假之歲月未
易枝梧因請以職事對大抵欲以計徐取橫山自汝
遮殘并迤邐進築不求近功旣而鍾傳城安西王文
郁亦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大忠議不合又乞以所進
職爲大防量移惇布陳其所言與元祐時異徙知同
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

太鈞字和叔父蕢六子其五登科大鈞第三子也中
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
丞知三原縣請代蕢入蜀移巴西縣蕢致仕大鈞亦移

疾不行韓絳宣撫陝西河東辟書寫機密文字府罷
移知侯官縣故相曾公亮鎮京兆薦知涇陽縣皆不
赴丁外艱家居講道數年起為諸王宮教授求監鳳
翔船務制改宣義即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為從
事既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
大鈞請於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
繼召稷來與一劔耳大鈞性剛直即曰朝廷出師去
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疆謂大鈞曰
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大鈞怒曰公將以此言
見恐邪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

直乃好謂曰子乃爾邪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微
大鈞盛氣誚諤稷且不免未幾道得疾卒年五十二
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居父喪衰麻
葬祭一本於禮後乃行於冠昏膳飲慶弔之間節文
粲然可觀關中化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
自此始悉撰次為圖籍可見於用雖皆本於載而能
自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

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
號四先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
制令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駭俗其論選舉曰古之

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為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多為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進古今豈有異哉蓋未之思爾夫為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為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憂其競進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為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是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

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循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于家為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

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
望於公者哉弼謝之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
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脩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
用而卒

劉摯字莘老東光人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
不少間或謂君上一子獨不可少寬邪居正曰正以
一子不可縱也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家
焉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宮令縣比不得人俗化
凋敝其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
民多破產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

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
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絹
爲錢千三百綿七十有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
活我是時摯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
聞人稱爲河朔三令徙江陵觀察推官用韓琦薦得
館閣校勘王安石一見器異之擢檢正中書禮房默
然非所好也才月餘爲監察御史裏行欣然就職歸
語家人曰趣裝毋爲安居計未及陛對即奏論亳州
獄起正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已得罪願少
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

擅升畿縣等使納後錢縣民口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後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及入見神宗面賜褒論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後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有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

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下虚心平聽審察好惡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更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偽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收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又論率錢助後官自雇人有十害其略曰天下州縣戶後虛實重輕不同今等以為率則非一法所能齊

隨其所宜各自立法則紛擾散殊何以統率一也新法謂叛籍不實故令別立等第且舊籍既不可信今何以得其無失不獨搔擾生事患將使富輸少貧輸多二也天下上戶少中戶多上戶後數而重故以助錢為幸中戶後簡而輕下戶後所不及今槩使輸錢則為不幸三也有司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戶之寡故不用舊籍臨時升降使民何以堪命四也歲有豐凶而後人有定數助錢不可闕非若稅賦有倚闕減放之期五也穀麥布帛歲有所出而助法必輸見錢六也二稅科買色目已多又槩率錢以竭其所有斯民

無有悅而願為農者戶口當日耗失七也僥倖者將緣法生姦如近日兩浙倍科錢數自以為功八也差法近者十餘年遠或二十年乃一充役民安習之久矣今官自雇人直重則民不堪輕則人不願不免以力歐之就役九也且役人必用鄉戶家有常產則必知自愛性既愚實則罕有盜欺今一切雇募但得輕猾浮偽之人巧詐相資何所不至十也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為司農曾布請為之既作十難且劾摯繪欺誕懷向背詔問狀繪懼謝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

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且曰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於上職也今有司遽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其就竄逐不報摯明日復上疏曰陛下起居言動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下無

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

議起而天下始有聚

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

刑之法行均輸之法方

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

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

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

歷日而宮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清

混賢否忍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狹少儼辯者取之

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

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決之然

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

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
瀆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
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
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之積外神宗不
聽但謫監衡州鹽倉繪出知鄭州琥亦落職摯乞詣
鄆遷葬然後奔赴貶所許之先是倉吏與綱兵姦利
相市益中雜以偽惡遠人未嘗食善益摯悉意核視
且儲其羨以為營弊咸什七父老目為學士益久之
簽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
場河渡法收淨利南京關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

廟十三貫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方正曰獨
不能為朝廷言之耶方正瞿然托摯為奏曰關伯遷
高丘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
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
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
承買小人規利斤囊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
大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從之又見
方正傳入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改集賢校理知太
宗正寺丞為開封府推官神宗開天章閣議新官制
除至禮部郎中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比無出劉摯

者即命之俄遷右司郎中初宰掾每於執政分廳時請間白事多持兩端伺意指摯始請以公禮聚見共決可否或不便摯所請坐以開封不置曆事罷歸明年起知滑州哲宗即位宣仁后同聽政召為吏部郎中改祕書少監擢待御史上疏曰昔者周成王幼冲踐祚師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為侍讀孫奭馮元為侍講聽斷之暇召使入侍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悌博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延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仰副善繼求治之志他日

講筵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張士遜侍讀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問果當避否摯進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析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及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哲宗然之摯又言諫官御史負缺未補監察雖滿六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而不預言責臣請增補臺諫並許言事時蔡確章惇在政地與司馬光不相能摯因久早上言洪範庶徵肅時雨若五行傳政緩則冬旱今廟堂大臣情志乖睽議政之際依違排

狠語播於外可謂不肅政令二三舒緩不振比日日
青無光風霾昏暝上天警告皆非小變願進忠良通
壅塞以答天戒蔡確爲山陵使神宗靈駕發引前夕
不入宿摯劾之不報及使回既朝即視事摯又奏確
不引咎自劾無何確上表自陳嘗請收拔當世之耆
艾以陪輔王室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摯謂
使確誠有是請不言於先朝爲不忠之罪言於今日
爲取容之計誠無是請則欺君莫大於此又疏確過
惡大略有十論章惇凶悍輕佻無大臣體皆罷去初
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立爲約束過於煩

密摯上疏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
行法之所雖群居衆聚帥而脅之不可無法亦有禮
義存焉先帝體道制法超漢軼唐養士之盛比隆三
代然而比以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
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苟免甚
可恠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間無所
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齋舍既不一隨經分隸則又
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至備禮請問
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杜賄賂
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治天下者遇人

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大彘自爲而况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又請雜用經義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引朱光庭王巖叟爲言官執憲數月正色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呂晦元祐元年擢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

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爲之騷動者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措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爲之禁哉請立監司考績之制拜尚書右丞連進左丞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胡宗愈除右丞諫議大夫王覲疏其非是宣仁后怒將加深譴摯開救甚力箴中厲聲曰若有人以門下侍郎爲姦邪甘受之否摯曰陛下審察毀譽每如此天下幸甚然願顧大體宗愈進用自有公議必致貶諫官而後進恐宗愈亦所未安宣仁后意解覲得

補郡去摯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哲宗及宣仁后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六年拜尚書右僕射摯性峭直有氣節通達明銳觸機輒發不爲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爲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謁請子弟親戚入官皆令赴銓部以格調選未嘗以干朝廷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

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竒中先是邢恕謫官永州以書抵處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傾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方交章擊摯遂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迺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冀後福宣仁后於是面喻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皇懼退上章自辨執

政亦爲之言宣仁后曰垂簾之初摯排斥姦邪實爲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云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光庭亦罷七年徙大名又爲雍等所過徙知青州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摯變法棄地罪奪職知黃州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將行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柰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言及遷謫意四年陷邢恕之謗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惟

一子從家人涕泣願往皆不聽至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初摯與呂大防爲相文及甫居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恚於摯嘗益深其徒嘗繫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尚主以兄忠彥爲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碩蔡渭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

梁肅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
用蔡京安博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元祐末德大防
除權侍郎又忠彥雖罷哲宗眷之未衰乃託其亡父
掌說司馬昭指劉摯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
肅字况之况猶兄也又問實狀但云疑其事勢如此
會摯卒京奏不及考驗遂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
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用子歧
請得歸葬歧又伏闕訴及甫之誣遂貶及甫并涓於
湖外復摯中大夫蔡京爲相降朝散大夫後又復觀
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謚曰忠肅摯

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懋校得善本
或手抄錄孜孜無倦少好禮與守其究三禮視諸經尤
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
多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母曰士當以器識爲先
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鼓篋爲文章遭黨事爲官若
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
之第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
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歲徵高下出吏手頌因
治訊他事立問民都里丁產議其詳及定戶籍民或

自古不悉頌誓之曰汝有某丁某是向不言民駭懼
皆不敢隱遂刻剔夙黨成賊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
以為法至頌其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爭頌喻以
鄉當管相親善者以不忿而失歡心一日緩急將何
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時監司王菲
王綽楊紘於部吏少許可及觀頌施設則曰非吾所
及也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脩委以政曰子容
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條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
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衍
人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為侍

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
子異日必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
似衍云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至
和中文彥博為相請建家廟事下太常頌議以為禮
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
有田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
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
制依約封爵之令為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
議若猶未也即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
常食而已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

景靈宮頌謂勅書云白因忿鬱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祫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祫廟謚冊並停此則有合祫廟及謚冊之義請祫郭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曾公亮問曰郭后上元妃若祫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祫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祫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謚則不為逼矣公亮歎重遷集賢校理編定書籍頌在館下九年奉祖母

及母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人皆融怡昏嫁以時妻其衣食常不給而處之晏如富弼嘗稱頌為古君子及與韓琦為相同表其廉退以知穎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仁宗崩建山陵有司以不時難得之物屬諸郡頌曰遺詔務從儉約豈有土不產而可強賦乎量其有無事亦隨集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三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內諸

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爲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聞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飢民果乘虛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頌又請以獲盜多寡爲懸賞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其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在空又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洶唱使者有

救兵亦欲因而

事頌頌安靜而止遂聞京師神

宗疑焉頌使還入

稱善久之命爲淮南轉運使召

起居注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時知金

州張仲宣坐在法口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杖脊

繫配海島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爲枉法情有輕重希

輔知台受賊數百口額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發掘

巡檢體究其利甚微口士人憚興作以金八兩屬仲容

不差官比較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有闕矣

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

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無

曰務所重者汗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迹為定
法又言提舉青苗官不能體朝廷之意邀功爭利務
為煩擾自與諸司不相臨統文移同異州縣莫知適
從乞與常平經費一切付之監司改提舉為之屬則
事有統一而於更張之政無所損也不從大臣薦秀
州判官李定乃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
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
下初定故不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
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
緣御史薦實憲宜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擢陳

系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太臨
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關委御史臺奏舉不
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對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
以上中行負外郎以下舉充後為難得資叙相當故
朝廷特開此制止是無限博士負郎非謂選人亦許
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
官亦可為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
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倖門一啓則
士塗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
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

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求大臨爲三舍人歲餘知婺州方泝桐廬江水暴迅舟橫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人以爲純孝所感徙亳州有豪婦罪當笞杖而病每旬檢之未愈譙簿鄧元孚謂頌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稱豈可爲一婦所給但諭醫如法檢自不誣矣頌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致有悔既而婦死元孚慙曰我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加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府呂惠卿嘗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

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及修兩朝正史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

其曆可也此人以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朕嘗思
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
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
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
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
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
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
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
國之盛衰也頌意盖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
開封府頗嚴鞭朴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柱後惠

文治之非毫穎卧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令李
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秘書監知濠州
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
其死語群婢曰博士一日持喪當厚餉汝輩既而毋
爲婢所殺開封治獄法吏謂李不明言使殺姑法不
至死或譖頌欲寬世儒夫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
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諭之
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
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困辱頌曰誣人
死不可爲已若自誣以獲罪何傷乎即手書數百言

伏其咎帝覽奏牘以爲疑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
民增減其文傳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
語及世儒帷薄事頌應曰然以是爲泄獄情罷郡未
幾知河陽改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
輒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
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
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
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
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
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陞對神宗謂頌曰欲

脩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
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患脩書者遷延不早成耳然
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年曰果然非卿
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
之文賜名魯衛信錄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
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
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
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
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勅嫡孫爲祖父爲
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衰喪服獨異恐非

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除吏部侍郎遷光祿大夫遭母喪帝遣中貴人唁勞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拜刑部尚書遷吏部兼侍讀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

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爲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已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不則偏偏則爲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洽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既又請別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既遠於律曆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等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爲臺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則驗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則此未有也頌前後掌四選五年每選人改官吏求垢瑕

故為稽滯頌敕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按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頌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為奏請或建白都堂故選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族共

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為監司矣今因赦令反下遷為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為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繼出知揚州徙河南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

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
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
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
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爵累趙郡公建
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日卒年八十二詔輟
視朝二日贈司空頌器局閑遠不與人校短長以禮
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
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
通尤明典故喜爲人言亶亶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
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

爲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封彌
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
貢里選之遺範論者歸之

論曰大防重厚摯骨鯁頌有德量三人皆相於母
后垂簾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
豈易致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是爲萬世
矜式摯正邪之辨甚嚴終以直道愠於群小遂與大
防並死於貶士論寃之頌獨歸然高年未嘗爲姦邪
所汙世稱其明哲保身然觀其論知州張仲宣受金
事犯顏辨其情罪重輕又陳刑不上大夫之義卒寃

仲宣於黥自是宋世命官紀職抵死者例不加刑豈
非所為多雅德君子之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歟

列傳卷第九十九



